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沌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

瞿兑之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1000000



新世紀百部文學

槐廬所聞錄 芥和室隨筆

曹叔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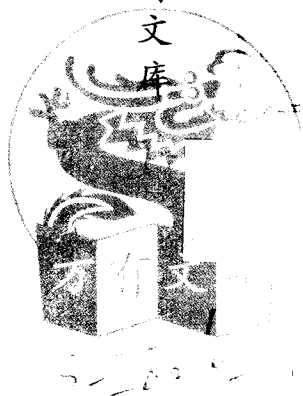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钝庐所闻录·养和室随笔

瞿兑之 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炖庐所闻录·养和室随笔/瞿兑之著.-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835-8

I. 炖… II. 瞿… III. ①中国-历史-笔记②中国-历史-掌故 IV. K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63 号

-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总 顾 问 | 陈 原 | 王元化 | 李慎之 | 任继愈 | 刘 果 | 于金兰 |
| 学 术 指 导 | 顾廷龙 | 程千帆 | 周一良 | 傅璇琮 | 李学勤 | 徐苹芳 |
| | 傅熹年 | 黄永年 | | | (传统文化书系) | |
| | 金克木 | 唐振常 | 丁伟志 | 黄 裳 | 董 桥 | 劳祖德 |
| | 朱维铮 | 林载爵 | | | (近世文化书系) | |
| | 董乐山 | 殷叙彝 | 陈乐民 | 蓝英年 | 汪子嵩 | 赵一凡 |
| | 杜小真 | 林道群 | | | (外国文化书系) | |
| 学 术 策 划 | 王 土 | 林 夕 | 柳 叶 | | | |
| 文 库 工 作 室 | 俞晓群 | 杨 力 | 马 芳 | 王越男 | | |
| | 王之江 | 柳青松 | 袁启江 | | | |
| 总 发 行 人 | 俞晓群 | | | | | |
| 责 任 编 辑 | 俞晓群 | | | | | |
| 美 术 编 辑 | 谭成荫 | | | | | |
| 封 面 设 计 | 陶雪华 | | | | | |
| 出 版 行 | 辽宁教育出版社 |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 | | | | |
| 发 行 所 | 辽宁省新华书店 | | | | | |
| 印 刷 厂 | 沈阳新华印刷厂 | | | | | |
| 版 次 |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 | | | | |
| 开 本 | 787×1092 毫米 1/32 | 印张 7.375 | | | | |
| 字 数 | 151 千字 | 插页 1 | | | | |
| 印 数 | 1—10,000 册 | | | | | |
| 定 价 | 9.20 元 | | | | | |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绹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瞿兑之(1894—1973),湖南善化(长沙)人,现代史学家。名宣颖,字铤庵,晚号蛻园。出身望族,父为清季军机大臣瞿鸿禨,其外姑为曾国藩满女崇德老人。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及复旦大学,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、编译馆馆长、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及南开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等职,1949年后长期居沪,以著作为业。

瞿兑之学问渊博,精研文史,于职官、方志等学有深湛研究,尤精掌故。著有《人物风俗制度丛谈》、《中国骈文概论》、《方志考稿》、《汪辉祖传述》、《李白集校注》、《刘禹锡集笺注》等。本书收入瞿兑之的两部文史掌故笔记:《枕庐所闻录》系根据申报月刊社1935年7月初版排印;《养和室随笔》是作者40年代在《中和》月刊上连载的专栏,由编者辑录整理而成。两书的整理工作除加新式标点、改正个别明显错讹外,于文章内容均未作改动,以存原貌。其文若有不当之处,相信读者能够予以鉴别。

【目录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义和拳 / 1 | 西洋鬼子楼 / 17 |
| 唐代兑换业 / 1 | 白话诗 / 18 |
| 物理 / 2 | 洋桃 / 19 |
| 乾隆中英商讼案 / 3 | 宝匣 / 20 |
| 大餐 / 4 | 轮台杂记 / 21 |
| 急急如律令 / 5 | 董沛燕京诗 / 23 |
| 古白话 / 6 | 朱竹垞宅古藤 / 24 |
| 宗族 / 6 | 康熙长案 / 24 |
| 魏孝文南迁 / 7 | 活字版 / 25 |
| 武人好事 / 7 | 粤东状元 / 26 |
| 水带子 / 8 | 戒杀 / 26 |
| 耐迟鞭 / 8 | 竹添光鸿 / 27 |
| 烧饼歌起原 / 9 | 冰嬉 / 27 |
| 明代饭桌之制 / 9 | 射鹰楼 / 28 |
| 衡湘语音 / 10 | 童子试 / 29 |
| 焚宫室 / 10 | 嘉荫楼 / 30 |
| 采硫日记 / 11 | 除夕元旦词 / 31 |
| 过洋乐 / 11 | 讣书格式 / 31 |
| 闾教 / 12 | 奇癖 / 32 |
| 书法标准 / 12 | 嘉道间之洋货 / 33 |
| 铜像 / 13 | 长沙风土 / 34 |
| 学海堂沿革 / 13 | 鸦片乐府 / 34 |
| 北京囤积米粮例禁 / 15 | 洋画 / 36 |
| 哥老会 / 16 | 蚕丝 / 36 |
| 道光初年之鸦片公卖议 / 17 | 红毛楼 / 37 |

日本人书碑及日本碑 / 37

仪制令 / 40

中山石 / 40

葛壮节妾 / 41

乾隆中烟具 / 42

妇教 / 42

火腿 / 43

凉药 / 43

称谓 / 44

延寿寮 / 44

北京城内之徙民 / 44

戒烟诗 / 45

恩科 / 46

清高宗诗 / 46

清初翰林前辈 / 47

康乾南巡实况 / 47

成都天宁寺墨竹 / 50

粤中洋银 / 50

汴京遗迹 / 50

妄服药之害 / 51

冷淘即杂酱面 / 52

书吏致富 / 52

元代浴堂 / 52

满汉之见 / 53

北京外城 / 54

姚启圣请撤满兵 / 55

缺主 / 55

清代京官肩舆之制 / 57

上海租界 / 59

鸦片传说 / 60

书院文献 / 63

晋商票庄 / 66

八九十年前之上海香港 / 68

刘锡鸿 / 70

德俄 / 71

兰州叛戍 / 73

鸦片词 / 74

湖南方物 / 75

黄果树瀑 / 76

陈庆松 / 77

刻稿讨小 / 78

与日人倡和诗 / 79

明太祖残暴 / 80

欧人风俗 / 82

游泰山 / 82

二酉堂 / 83

岳麓寺 / 84

古屋 / 84

辛丑死难诸臣 / 85

清明上河图纪 / 86

杨家将 / 88

沈万三 / 89

选仙图 / 92

版籍 / 92

修谱法 / 93

工匠魔魅 / 93

岳麓纪游 / 94

机师 / 96

补通鉴 / 97

京城佚事 / 97

试题出处 / 98

日本车 / 99

明代之秦淮河舫 / 99

朱注文体 / 100

刘猛 / 101

拟墨不可轻作 / 102

机器 / 102

台湾 / 103

日本写经 / 104

天主堂画 / 104

新异丛录 / 106

实斋文 / 109

天主堂 / 112

大族同居之制 / 113

徽人经商日本 / 114

养菊 / 114

鸦片联 / 115

金田村 / 116

坚瓠集 / 117

义和拳

嘉庆《实录》十三年七月谕军机大臣等：给事中周廷森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，据称近日江南之颍州府、亳州、徐州府，河南之归德府，山东之曹州府、沂州府、兖州府一带地方，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，设立顺刀会、虎尾鞭、义和拳、八卦教名目，横行乡曲，欺压善良。其滋事之由，先由赌博而起，遇会场市集，公然搭设长棚，押宝聚赌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云云。义和拳事始此。

唐代兑换业

《唐会要》：元和六年二月，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，即须兼用匹段，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，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。又十二年正月勅：泉货之设，古有常规，将使重轻得宜，是资敛散有节，必通其变以利于人。今缗帛转贱，公私俱弊，宜出见钱五十万贯，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。按此官营兑换业之始也。中古以前，嗜欲未开，需要实少，故懋迁不盛而转运无难。唐代盐茶香药之利渐兴，钱货之用乃广，而兑换不可少矣。钱之用便于缗帛，而银之用又便于钱，故始以用钱而继以用银。用银本原于唐之交、广，盖初亦专为贸易香药之用，孰意行之数百年，卒以国外贸易之故而仍归废弃，此中其亦有天意存耶。

物理

少日居里中，门之左塾，素置巨缸贮米，米将罄矣。一日黄昏临视，缸中一巨鼠距跃欲出，屡跃屡堕，盖缸滑不留足，又饱食身重不能腾踊也。亟复以苦盖，命取猫来，抱而投之缸中。乃猫甫入，负痛长号，遽窜去。更取夹炭之长剪，欲剪而毙之。则鼠缘剪以上，堕地瞬息逝矣。其后读《夷坚志》有一条云：桐江民豢二猫，爱之甚，坐卧自随，但日观其食饥饱，暮夜必藉而寝，或持置怀抱间，摩手拊惜，出入戒婢谨视之。一日鼠窃瓮中粟，随不能出，婢走告主人。主人喜，携一猫投於甕，鼠跳掷上下，呼声甚厉，意伺其便也。久之乃跃而出，主人笑，又取其次。方投甕亦跃而出，庭有雏鸡方戏，反遭搏而死。婢怒言吾待二猫甚力，今见鼠不捕，顾残我鸡，复何用？主人惭不答。而使借邻室猫至，窥甕爪婢衣不肯下，至破袖伤臂。鼠扬扬在中饱食粟，不避人。至于明日，婢不胜愤，将挺就击。挺才入，鼠即缘之而上，婢惊弃挺遂脱。以三猫一婢而不能取一鼠，婢之得志而去，亦可谓黠矣，方叹天下事之无独有偶而物理之不易穷也。夫猫非怯于捕鼠，彼亦知鼠之具必死之志而不可以力取也。鼠非不畏猫，彼亦知己处死地非舍身力斗不可以生也。猫之智固通于人情合乎兵法，而深有契于为政之道矣。人情不欲绝人之生，不欲犯险以图不可必之事。兵法谨穷寇，戒合围，为政之道，亦要在勿使人铤而走险而已。人称万物之灵，其实体物之精、料事之明固有不如猫鼠者。

乾隆中英商讼案

前清外交之失败，论者多归咎于不识外情，措置失当，此是固然。然在全盛之时，庙堂谟略，亦未尝不深悉驭外之方，且预烛后来之患，所惜者奉行之人不能推广其意，以致临机张皇失其所守耳。即以通商一事而论，据《东华录》载：乾隆四十一年，广东有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商人货银万余两无还一案，粤抚拟以杖责，刑部奏驳，改拟杖流勒追，并明发谕旨，如该犯限满不完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于养廉内照数摊出，交该夷商收领归国。谕中并云：此等夷商估舶，冒越重洋，本因觅利而至，自应与之公平交易，方得中华大体，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，致令货本两亏，尤当如法讯究。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，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，所谓有断无追，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申，岂封疆大臣惩恶绥远之道？幸而刑部奏驳，朕始得知其详，为之更正。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覆，其错谬尚可问乎？中国抚驭远人，全在秉公持正，令其感而生畏，方合政经，若平日视之如草芥，任听地棍欺凌，而有事鸣官，又复袒护人民，不为清理，彼既不能控诉，徒令蓄怨于心，归而传语岛夷，岂不轻视督抚，鄙而笑之！且朕此番处置，非止为此事，盖有深虑，汉、唐、宋、明之末季，多昧于柔远之经，当其弱而不振，则藐忽而虐侮之，及其强而有事，则又畏惧而调停之，姑息因循，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。宋之败，明之亡，皆坐此病，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。方今国家全盛，诸属国震慑威棱，不敢稍生异志。然思患预防，不可不早杜其渐。英吉利夷商一事，该督抚皆以为钱财细故轻心掉之，而不知其所关甚大。朕乾隆帝此谕，意

义极为正大，于外人来华之初意，及华官漠视外商之习气，洞瞩无遗，如果以此悬为外交方针，上下实力奉行，则鸦片战争之祸可以不作，而国际殖民地之竞争可以减少，即今日世界危机亦不至如此之险恶矣。谕中云：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，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，姑息因循，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，数语不啻预烛后来之事，高宗亦可谓天纵矣。惜此谕空令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，并入于交代，令各后任永远遵行，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。及道光中办理鸦片案竟不将此谕查考一遍，嗣后亦竟未闻朝野上下再引此谕者。彼固不料不过六十年，而所谓大衅者已酿成而不可收拾至于此极也。

大餐

考汉人有貊炙之法，大概即外国饮食方式。据《释名》云：貊炙全体炙之，各自以刀割，出于胡貊之为。揣其情状，极似今日西洋风俗，盖中国之食用杯箸，西方之食用刀匕，其不同在此。至于现在之所谓大餐，其名由广东之洋行而起。嘉庆中张问安《亥白集》中有诗云：饱啖大餐齐脱帽。烟波回首十三行。而昆明赵文恪光在其年谱中记道光四年游粤情形云：是时粤省殷富甲天下。洋盐巨商及茶贾丝商，资本丰厚，外国通商者十余处，洋行十三家，夷楼海舶，云集城外？由清波门至十八铺，街市繁华，十倍苏杭。……终日宴集往来，加以吟咏赠答，古刹名园，游览几遍，商云昆仲又偕予登夷馆楼阁设席大餐，酒地花天，洵南海一大都会也。据此则一百一十余年前，广州已有租界气象，官场应酬已以大餐为时尚矣。

又按《郎潜纪闻初笔》云：道光二年壬辰秋九月己丑夜二

鼓，粤东省垣西关大火，火作而风，始于第七铺饼肆，夜中逾打铜街，庚寅晨，及十三行，日哺及杉木栏。是日风甚，夜愈甚，翼日辛卯食时风息火燭，凡毁街七十余，巷十之，房舍万余间，广一里，纵七之，死者数十人，蹂而死于达观桥者二十七人。郁攸之灾百岁翁叹为未有。按粤东是时番船渐通。洋商初盛，珠贝瓌货，族于西关，酒海肉林，綸衣珍食，起家屠脍，淫侈亡等，天殆怒其妖邪，使海市蜃楼尽付于祝回之一炬，垂戒不可谓不严。无如醉梦中人顽不知惕，以致逆氛妖教，渐染东南，阅数十年而未能湔涤，可哀也已。陈氏此言至为沈痛，见被发于伊川，知百年而为戎矣。

急急如律令

海州武克顺《余园墨沈》云：敕勒家并道流所画符咒，其后例有“急急如律令”之语。或云律令（读如零）雷部鬼名，善走，喻其捷也。余案汉世公府文行牒尾亦皆有此语，如《古刻丛钞》有汉永初《讨羌檄》。末云“发夫讨叛羌急急如律令。意如律令者谓即依此律令以举符也。”（《金石存》载汉惠平四年闾惠长《韩仁铭碑》末如律令三字，盖汉人公移中语。《史记·儒林传序》述所载诏书、《前汉书·朱博传》：博口占檄文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、《东观余论》所载汉《破羌檄》皆有如律令三字，但见之碑刻者少。余案此碑盖以仁既没，司隶校尉慰其短命，下河南尹遣吏祠之，并刻石碑，亦公移之例也。一说非律令，隶书行下亦如律令。）宋时虎符亦尚有此文，凡紧要则用之，盖古牙章之类，其文则汉之遗也。又案符咒术多出于张道陵，陵汉人。故习见，而后世道豪遂袭之。又《梦溪笔谈》：《楚词》招魂碑尾

皆曰些，今夔峡、湖湘凡禁咒句尾亦皆称些，乃楚人旧俗。或谓即梵语“萨缚诃”三字合音，然屈原时焉得有佛语入词句中耶？

古白话

《魏书·胡叟传》：年十三辨疑释理，知名乡国，学不师受，好属文，既善为典雅之词，又工为鄙俗之句，为韦、杜二族赋，叙中世有协时事而未及鄙黷，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。按《魏书》此传文义颇异于常，盖取当时所流传之别传而入于史，犹《晋书》之《夏统传》也。胡叟字伦许，寻其名字及一生事迹，皆极诡俚，其佚事必为当时人所争传者，如明之李卓吾、陈眉公、清之袁简斋乎。

宗族

顾亭林《裴村记》云：若解之薛、闻喜之裴，皆历任数百年，冠裳不绝。汾阴之薛，凭河自保于石虎、苻坚割据之际，而未尝一仕其朝。猗氏之樊、王，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，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。又云：至于五代之季，天位几如弈棋，而大族高门，降为皂隶。靖康之变，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。夏县之司马氏，举宗南渡，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。呜乎！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，而一旦有变，人主无可仗之大臣，国人无可依之巨室，相率避窜以求苟免云云。余按宗族聚而成乡里，宗族乡里者，自卫之基也。必乡里不致于奔溃，宗族不致于离散，而后国

脉可存，谋国者孰更听此迂远之论哉。

魏孝文南迁

《魏书·李崇传》：崇疏有云：窃惟皇迁中县，垂二十祀，而明堂礼乐之本，乃郁荆棘之林；胶序德义之基，空盈牧豎之迹。城隍严固之重，阙砖石之工，墉堞显望之要，少楼榭之饰，加以风雨稍侵，渐致亏坠。又府寺初营，颇亦壮美，然一造至今，更不修缮，厅宇雕朽，墙垣颓坏云云。按孝文迁洛，本非至计，代人尚未及尽迁，而国祚已覆矣。师心自用，为害一至于此。体国经野，谈何容易。前人缔构之艰，岂容轻忽哉！

武人好事

开元中，郭虔瓘斩突厥将同俄特勒于北庭，以功大受赏赉。乃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，皆给公乘。兼供熟食，敕许之。韦湊疏谏，以为凡在丁壮，征行略尽，岂宜更募骁勇，远资荒服。又一万行人诣六千余里，威给递馱，并供熟食，道次州县，将何以供？秦陇之西，人户渐少，凉州已去，沙碛悠然，遣彼居人，如何得济云云。虔瓘卒无克获之功（《旧唐书·郭虔瓘传》）。武人好事喜功，每不顾民生大计，殊不知皮之不存，毛将焉傅，民力殫竭，谁与有此功者？战伐之事，当由秉国钧者筹其全局。固不可尽委执坚拔锐之人也。《契丹志》云：吴王遣太祖以猛火油，太祖大喜，即选骑二万欲攻幽州。后晒之曰：岂